

# 臺南地區民間無祀孤魂 轉化為神明的考察

戴文鋒\*

## 摘 要

臺南地區「無祀厲鬼」的民間信仰中，特別是在沿海區域，有許多所謂的元帥廟或將軍廟，除了供奉一般無源可考的元帥或將軍外，其餘主神的命名，大多與山、海、水、風等自然景觀或自然現象有關。與山有關者，如鎮山元帥、鎮山城隍；與海有關者，如鎮海元帥、鎮海將軍、遊海元帥、鎮海城隍；與水有關者，如游水將軍、清水將軍；與風有關者，如騰風元帥。

在臺南沿海區域，民間所稱的有應公、萬善爺、大眾爺等「無主孤魂」信仰，有些早已被當地居民與信眾予以神格化，由厲鬼轉變成神明。但因係厲鬼變成神明，所以神格不能太高，稱為「元帥」、「將軍」，而不稱「千歲」（王爺）。至於大眾爺成「神」之後，民間之稱為鎮海元帥、騰風元帥或鎮山元帥，應與信眾對無祀厲鬼升格為元帥、將軍等神祇後，「騰風」元帥能馭風而行、風平浪靜；「鎮海」元帥（將軍）能鎮服海濤、海不揚波的神職（神能）訴求有關。

無祀孤魂神格化的最重要表徵是神像（全身）的出現，而隨著無祀孤魂轉化為神明後產生的另一項信仰現象，就是分靈或分香廟宇的出現。分靈、分香廟宇會隨信眾移民落腳至新地點，並於每年特定期間回母廟謁祖或進香。朝向香火化，經歷了神格化與神像化的蛻變後，「無祀祠」已脫離「厲祠」陰廟形象，轉而變成地方的庄廟、角頭廟，甚至是諸多分香、分靈子廟的祖廟。

**關鍵詞：**無祀鬼魂、大眾爺、鎮海元帥、騰風元帥

---

\* 國立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教授  
來稿日期：2010年12月22日；通過刊登：2011年4月29日。

- 一、前言
  - 二、大眾爺轉化為鎮海元帥
  - 三、大眾爺轉化為騰風元帥
  - 四、神格化的遊海元帥與游水將軍
  - 五、騰風元帥轉名為鎮山元帥
  - 六、結論
- 

## 一、前言

梶原通好在《臺灣農民生活考》一書指出，王爺、大眾爺、有應公、水流公、金斗公、萬善公等都屬於雜教，不屬於儒、釋、道教的任何一個系統。有應公、萬善公是屬於「無祀鬼魂」，大眾爺是鬼魂的將領，而王爺則是所有鬼魂中最令人畏懼的厲鬼。<sup>1</sup> 研究民間信仰的前輩學者仇德哉，把王爺、元帥爺、將軍、義民爺、大眾爺、有應公、百姓公等都歸類為無祀厲鬼的信仰，並指出：

臺灣寺廟有奉祀元帥者，稱元帥爺，除有堂號有姓名之岳元帥岳飛、田都元帥雷海清、中壇元帥哪吒、玄壇元帥趙公明、謝安元帥、張巡元帥、許遠元帥已各別敘外，尚有謝、伍、徐、溫、余、楊、董、趙、龍、康、金……各姓元帥，以及楊五賽元帥、徐才元帥、鎮海五元帥。其源無所考，屬無祀範疇。<sup>2</sup>

可見「無祀鬼魂」或「無祀厲鬼」信仰在臺灣通俗信仰裡具有龐雜性與普遍性。其中，鎮海五元帥列為「無祀厲鬼」信仰，雖符合常理，但筆者認為不能與一般大眾爺、有應公、百姓公等無祀厲鬼相提並論。因為透過臺南地區的考察，鎮海

---

<sup>1</sup> 梶原通好，《臺灣農民生活考》（臺北：緒方武歲發行，1941），頁152。

<sup>2</sup> 仇德哉，《臺灣之寺廟與神明》（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83），第4冊，頁376。仇氏將岳飛列為「武廟之聖哲」，謝安、張巡、許遠、田都等元帥列為「歷代英烈」，中壇元帥列為「通俗信仰」。

五元帥等類無祀厲鬼信仰，在臺灣民間信仰中，已經被信眾逐漸升格化、神格化，形成「王爺」信仰、「無祀厲鬼」信仰之外的另類「元帥」信仰與另類「將軍」信仰。

許獻平曾調查臺南縣沿海北門區六鄉鎮（北門、將軍、七股、學甲、佳里、西港）的有應公廟，一共計有 285 座；其中稱為「元帥」者有 61 座，稱為「將軍」者有 43 座，兩者合計佔總數的 36.5%。<sup>3</sup> 這些所謂的元帥廟或將軍廟，除了供奉一般無源可考的元帥或將軍之外，其餘主神的命名大多與海、水、山、風等自然景觀或自然現象有關。

臺南地區最著名、規模最大的無祀祠為「四草大眾廟」，但其主祀神鎮海大元帥，卻被廟方附會成平定朱一貴事件有功的歷史人物，即廟方所言「吞金投海自盡」的陳西。本文先以文獻比對，藉以討論文獻記載的陳西與廟方所傳陳西的異同。其次，四草大眾廟的大眾爺由「厲鬼」轉化成「鎮海元帥」後，因信仰日盛而有分身需求，遂逐漸發展成所謂「鎮海五元帥」系統；即共雕塑五尊金身，以兄弟相稱，分別稱鎮海大元帥、鎮海二元帥、鎮海三元帥、鎮海四元帥、鎮海伍元帥。這五位鎮海元帥的信仰圈分布情況如何？地緣關係如何？是本文第二個企圖釐清的問題。

在臺灣民間信仰中十分罕見的「騰風元帥」，大本營是在七股鄉，包括後港村唐安宮，以及唐安宮的分祀廟永安宮與龍安宮。然而，騰風元帥到底是何來歷？是否如江家錦調查所言，是「清朝為鄉里平匪而犧牲生命的義勇之士」？「騰風元帥」與「鎮海五元帥」系統關係如何？為了考察此一論題，本文將以稍長的篇幅論辯其間的關係。

鹽埕區鎮海府，日治時期只不過是一間祀奉「無祀厲鬼」一類的萬應公祠；至民國 72 年（1983）才由小祠改建成頗具規模的廟宇，並改萬應公祠之名為鎮海府，主祀也由萬應公轉化為「遊海元帥」。而臺灣民間信仰一般認為，無祀厲鬼必須得到最高神祇玉皇上帝的玉旨敕封方可成為正神，鎮海府遊海元帥金身的雕塑過程，正可印證此一民間信仰的概念已普遍為信眾所認知。

<sup>3</sup> 許獻平，〈臺南縣北門區有應公信仰研究〉（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07），頁 168。

## 二、大眾爺轉化為鎮海元帥

四草大眾廟是臺灣民間少數無祀廟祠中規模較大的一座，十分顯眼。依筆者的統計，見諸於清代文獻的 114 座臺灣無祀祠中，以「萬善」為名者最多，計 73 座；其次是「大眾」，計 19 座；再次是直稱「厲壇」者，計 13 座，三者分別佔總數 64%、16.7%、11.4%。<sup>4</sup> 大眾廟既是清朝臺灣民間無祀廟祠常用的廟名，也是現今臺灣民間無祀廟祠中常見的廟祠名稱。

如同萬善爺是萬善廟所奉的無祀孤魂一樣，「大眾爺」也是大眾廟所奉的無祀孤魂。然而，四草大眾廟的無祀孤魂，除了傳統常用的大眾爺稱呼外，也稱為「鎮海（大）將軍」或「鎮海（大）元帥」。不同於一般無祀孤魂的大眾爺、萬善爺稱呼，（大）將軍、（大）元帥的稱謂已經將「厲鬼」將領化。

至於四草大眾廟的大眾爺來源，石萬壽認為是因四草地區靈骨遊魂甚多，居民為防範遊魂作祟，乃迎安平萬善堂大眾爺，分香來此建廟鎮壓。<sup>5</sup> 換言之，四草大眾廟的大眾爺是分香自安平萬善堂。而根據四草當地居民的說法，四草大眾廟雖然確有移自安平大眾廟的一尊鎮海二元帥神像，但那是在日治時期安平廟破敗後才過來的。<sup>6</sup> 依四草大眾廟〈四草北汕尾島開基大眾廟沿革誌〉的說法，大眾廟建立於康熙 39 年（1700），由臺廈道王之麟奉命建造，主祀島上明鄭陣亡孤魂。然而稽核史書，王之麟於康熙 38 年（1699）任臺廈道，康熙 39 年建「明倫堂」於府城文廟左，但奉命建造大眾廟一事，卻未見有任何文獻記載。<sup>7</sup>

而主祀神鎮海大元帥的由來，據〈四草大眾廟鎮海大元帥沿革〉載：

<sup>4</sup> 戴文鋒，〈臺灣民間有應公信仰考實〉，《臺灣風物》46: 4（1996 年 12 月），頁 64。

<sup>5</sup> 石萬壽，〈臺南市宗教誌〉，《臺灣文獻》32: 4（1981 年 12 月），頁 25。

<sup>6</sup> 林富士，〈孤魂與鬼雄的世界：北臺灣的厲鬼信仰〉（臺北：臺北縣立文化中心，1995），頁 68。

<sup>7</sup> 〈四草北汕尾島開基大眾廟沿革誌〉（未書撰文年代），書刻於龍邊牆壁。又周元文，《重修臺灣府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以下簡稱「文叢」〕第 66 種，1960；1718 年原刊），卷二〈規制志〉，頁 34 載：「府學：在寧南坊（仍鄭氏基築）。康熙二十三年，臺廈道周昌、知府蔣毓英修，改額曰『先師廟』；懸御書『萬世師表』龍扁於殿中，廟貌煥然。後為啟聖祠、并為教官廡舍。三十九年十二月，臺廈道王之麟始建明倫堂於廟左焉。」

本廟主祀神鎮海大元帥，姓陳名酉（諧音友）〔按：「酉」與「友」實為同音〕，臺灣人。生長海濱，熟悉水務。康熙六十年朱一貴倡亂陷臺，駐廈門水師提督施世驃統舟師五百餘艘征臺時，令先駕小舟鹿耳門插標為嚮道。臺平後功授把總，累陞至金門鎮標遊擊。<sup>8</sup>

廟方並說：

世代流傳陳酉秉性剛直，勇力過人，勤奮自勵，人稱牛車友，牽牛板車搬運為業，營生海濱，受僱運貨，際遇大清官船來臺臨岸，船隻擱淺，眾卒下海力推不遂，群眾簇擁觀望，陳酉自告奮勇，挺身而出，單人推船出海，官員讚謂臺灣奇人，稟奏皇上封官於朝，累陞至提督，鎮守臺南，乾隆皇帝得知，其在臺忠君愛國，軍紀森嚴，威震兇暴，護國安民，功勳顯赫，下詔回朝欲加封官，時流傳言，陳酉軍令峻嚴，處斬者眾，招致奸官讒佞傾軋，於回朝海中，縈懷鬱結，吞金投海自盡，遺體挺立海上，漂至北汕尾島（現址四草大眾廟）前大海，時颶風驟作，船出入受阻，當地居民相顧失色，訴隨官兵僉求祈願，稟陳皇上入廟奉祀，庶陳酉遺體遂願而倒，皇上獲悉，於乎慰以忠肝義膽，正氣磅礴，明詔重建大眾廟，謚封陳酉為鎮海大元帥。<sup>9</sup>

又說陳酉後來改名為陳林每，並引莊松林〈趕牛車提督：陳林每〉一文言：「他因管教士兵甚嚴，反而增加兵丁怨恨……。牛車酉仔，姓陳名酉，從伍後改名林每。」<sup>10</sup>

然查陳林每其人，乾隆 17 年（1752）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載：「陳林每，字芳遠，康熙六十年復臺功授把總，累陞總兵，署惠州提督，現任本鎮掛印總兵官。」<sup>11</sup> 嘉慶 12 年（1807）謝金鑾《續修臺灣縣志》載：

<sup>8</sup> 〈四草大眾廟鎮海大元帥沿革〉（未書撰文年代），書刻於龍邊牆壁。

<sup>9</sup> 〈四草大眾廟鎮海大元帥沿革〉。

<sup>10</sup> 〈四草大眾廟鎮海大元帥沿革〉。

<sup>11</sup> 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文叢第 113 種，1961；1752 年原刊），卷十〈選舉志〉，頁 368。

陳林每，邑人也。少貧，未嘗識字，為人駕牛以自給；牛止處輒取箠畫沙，作判押狀。或笑詰之，曰：吾他日為官，當解簽署耳。郡城多曠地，林每每過輒慷慨規度，計可作大宅處。一日遇悍卒，以橫逆加，怒與鬪；已而感憤去，應募入莆田伍籍，以平朱一貴功授把總，屢超擢，卒為臺灣總兵官。既蒞事，約束營伍，紀律甚嚴。守令入謁，必告以此土利弊。且曰：吾子姪犯法必痛懲，毋以我故示寬假也。……擢署惠州提督，卒於官。<sup>12</sup>

首先，文獻只記載陳林每治軍嚴厲，死於提督任內。但廟方卻強調其受盡毀謗、讒言，吞金投海自盡，且不同於一般漂屍，其屍體一直「站立」於海面上而漂流至四草大眾廟前，直到官民祈求為其入廟奉祀，陳西遺體才遂願而倒。廟方這一說詞，不僅將大眾爺從「眾多無名」漂屍，合理化成歷史上可考的「一位代表性」的「大將」，即治軍嚴厲而投海自盡的猛將；而大將佇立港口海面上的漂屍傳奇，更直接暗示了大將是因帝感其忠，遂被冊封為「鎮海元帥」的「忠義成神」傳說。而「忠義成神」正是華人民間信仰的主要特色之一，歷史上許多「忠臣名將」都已在民間信仰裡轉化成神。

其實，早期四草大眾廟的廟方，曾書刻沿革說：陳西擔任鄭成功右先鋒營副將，殲滅荷兵三百於北汕尾島，後受讒言，投海自盡，屍體漂流至今大眾廟前的灘地，為人發現，清政府因其忠烈，遂封為鎮海大元帥。後來發現殲滅荷兵者實非陳西，而是陳澤，而右先鋒營副將陳西也未見文獻記載，但陳友確有其人，乃改說陳西即陳友，是朱一貴事件時駕小舟至鹿耳門插標為嚮導者。黃典權就曾觀察四草大眾廟的性質而指出：

民國 61 年，余應四草里里長之邀，赴該地查勘叢塚史案。及至，見篷廠搭野，陳骸凡數十具。里民沿故老傳聞，謂係前代戰歿之遺，甚且雜有外籍之人骨。……察視其中若干腿骨，有痕若斲，一若生前遭擊，傷重以喪者，又察部分殘骸，蟻殼黏附，則出自海涘，徵象甚明。……明永曆 15 年延平王鄭成功復臺之役，宣毅鎮陳澤率虎衛將陳廣等，鷹揚虎奮，嘗殲荷兵三百於此地。……故明清兩代戰役，偶或遺骨於是處海中者，難其必

<sup>12</sup> 謝金鑾，《續修臺灣縣志》（文叢第 140 種，1962；1807 年原刊），卷四〈軍志〉，頁 306。

無。……故叢葬之墳，所謂眾客、萬善者，乃數數見焉。余據文考獻，乃為「海靈佳城」四字以安之。<sup>13</sup>

文中「海靈佳城」四字，正是對四草大眾廟屬於無祀祠性格的重要註解。

四草大眾廟後方有一大墳塚，廟旁有一座忠聖堂，供奉著萬人忠聖祿位，堂後方亦有墳塚，附近所見尚有嘉慶 6 年（1801）眾客墓碑、嘉慶 10 年（1805）萬善同歸碑、昭和元年（1926）眾客男女萬善同居碑。所以，四草大眾廟之源起，實為祭拜無祀厲鬼的無祀祠。至於陳西將軍是四草大眾廟鎮海大元帥的說法，依個人推測，應是較為晚近時，廟方為了把「大眾」無祀孤魂信仰加以將軍化、將領化的一種「歷史」添加，其目的無非是要讓鎮海大元帥能在歷史上找到確有其人的「正當性」，而強化其成神（忠義）的說服力。當然，鎮海大元帥之銜也非清政府官方所追封。林富士即認為，大眾廟的規制與「大眾壇」其實非常類似，是以收埋枯骨殘骸、奉祀孤魂厲鬼為主的廟宇；而四草大眾爺的名稱，應取義於「眾客男女」或所謂「男、女歸命」。<sup>14</sup>

一直到民國 52 年（1963），謝石城、陳清誥合編的《臺灣省臺南縣市寺廟大觀》仍載：

四草鎮海廟（大眾廟），創始於嘉慶 6 年，主祀大眾爺。昔時四面臨海，廟址在一海濱浮嶼，是時住民稀少，道光壬辰年，官人吳垂勳署立木聯對一幅，現掛於神龕前。……民國 15 年，……發起大修建。<sup>15</sup>

文中所言民國 15 年（1926）發起大修建，即大正 15 年的大修建；現今四草大眾廟內的左、右小港間，仍供奉著昭和元年男歸服祿位、女歸服祿位，即為大修建時的遺留。由此可知 1960 年代，四草大眾廟主祀神仍稱為大眾爺，陳西、陳友、牛車西等說法尚未出現。後來，廟方書刻沿革誌，則言大眾廟主祀鎮海大元帥，姓陳名西，建立年代為康熙 39 年，由臺廈道王之麟奉命建造。這樣的沿革誌，不但將無祀孤魂大眾爺轉換成具有忠義形象的歷史人物，也將大眾廟的廟史從嘉慶 6 年往前延伸了 101 年。

<sup>13</sup> 「海靈佳城」碑，立於四草大眾廟後方。

<sup>14</sup> 林富士，《孤魂與鬼雄的世界：北臺灣的厲鬼信仰》，頁 69。

<sup>15</sup> 謝石城、陳清誥編，《臺灣省臺南縣市寺廟大觀》（高雄：興臺文化出版社，1963），頁 162。

可以斷定的是，「鎮海大元帥」係由海岸漂屍的大眾爺轉化成為當地神明，所以至今其廟額仍稱大眾廟而非元帥廟，而「大眾」一詞就寓有萬善同歸之意。康熙 59 年（1720）陳文達《臺灣縣志》載：「西定坊……大眾壇，即鄉厲壇也。康熙五十五年，里人同建。前祀大眾（即厲鬼也），後祀觀音。東西小屋，所以寄骸；男骸在東，女骸在西。壇後設同歸所，收埋枯骨。」<sup>16</sup>《臺灣縣志》已經清楚表明，「大眾」就是厲鬼，此為清代臺灣無祀厲鬼稱為大眾的最早記載。而現今四草大眾廟的左、右小港間，仍供奉著昭和元年的男歸服祿位、女歸服祿位，廟後亦有存放大量無主枯骨之處；且如「大眾壇」一樣，是前祀大眾（即厲鬼），後設「同歸所」以收埋枯骨的廟宇。而所謂「男歸服」、「女歸服」，就是指男性無祀孤魂、女性無祀孤魂。

四草大眾廟的厲鬼轉化成鎮海元帥後，因為信仰日盛而有分身之需求，遂逐漸發展成所謂「鎮海五元帥」系統，即共雕塑五尊金身，以兄弟相稱，分別稱鎮海大元帥、鎮海二元帥、鎮海三元帥、鎮海四元帥、鎮海伍元帥。雖然五尊金身應於不同年代雕塑完成，當地卻傳說五位元帥的開基神尊是由同一支漂流木截成五段雕刻而成。不只「鎮海元帥」有五位分身而形成鎮海五元帥，五位元帥也各有自己的分香；可見無祀孤魂「大眾（爺）」經過轉化後，已與一般神祇無異，不但可以分身，每尊分身又可以分香出去。

主祀鎮海二元帥的廟宇為安南區下安順（南路寮）的保鎮宮。該宮有二主祀神，一是保生大帝，一是鎮海二元帥，所以宮名以二主祀神各取一字，命名「保」「鎮」宮。其中，鎮海二元帥即分靈自四草大眾廟。《臺灣省臺南縣市寺廟大觀》載：「保鎮宮：道光年間，里民由大湖圍仔內〔按：高雄市湖內區圍仔內〕之慈濟宮分請保生大帝香火返境奉祀，初建公厝，嗣再由四草之鎮海廟〔按：即大眾廟〕分領大眾爺之香煙合祀。」<sup>17</sup>

供奉鎮海三元帥的廟宇，為安南區十二佃南天宮。

供奉鎮海四元帥（騰風元帥）的廟宇，請容後述。

<sup>16</sup> 陳文達，《臺灣縣志》（文叢第 103 種，1961；1720 年原刊），雜記志九〈寺廟〉，頁 210。又據筆者田野調查所知，陳文達所謂的「男骸在東，女骸在西」，當是「男骸在左，女骸在右」之意。一般而言，左側上方及右側上方均會有「男堂」、「女室」字樣。

<sup>17</sup> 謝石城、陳清誥合編，《臺灣省臺南縣市寺廟大觀》，頁 161。

現主祀「鎮海伍元帥」者，為臺南縣安定鄉大同村 144 號的鎮安宮，並同祀鎮海四元帥與天上聖母。鎮安宮原位於昔稱牛肉寮的復榮村，而初時鎮海伍元帥供奉於牛肉寮公厝內，後因該地烏腳病盛行而於民國 46 年（1957）遷至現大同村，並於民國 48 年（1959）遷建完成。

《臺灣省臺南縣市寺廟大觀》則記：「鎮安宮，主祀四元帥，同祀大眾爺（伍元帥）與天上聖母。大眾爺與天上聖母，是由四草，分乞香火，彫金身奉祀。42 年前〔按：1921 年〕由葉仲發起建立公厝，至民國 46 年牛肉寮庄民全部遷至今之大同村。……民國 48 年重新遷建於現址，即今之鎮安宮。」<sup>18</sup> 現今廟方刊行的〈大同村鎮安宮沿革〉亦云：

鎮海伍元帥為五尊「開基鎮海元帥」中之一，因排行第五，故稱之為「鎮海伍元帥」。

鎮海元帥早期統稱「雷府大將」，信徒則暱稱「大將爺」。

清嘉慶年間，林家私奉之「大將爺」與庄中另一私奉之「天上聖母」，因神靈顯赫，信徒日眾，乃合成為庄中之公祀神明。至於林家何時擁有「大將爺」，則因年代久遠無從查證。

大正 10 年〔按：1921 年〕，耆老葉仲發起募款籌建公厝，昭和 5 年〔按：1930 年〕公厝落成，諸神移入公厝奉祀。

民國 34 年，「大將爺」指示成立金獅陣，翌年開館組成，並增奉「田府都元帥」。民國 40 年，增奉「鎮殿四元帥」。民國 66 年，增奉「天上聖母」及小尊「騰風元帥」。

民國 82 年農曆 3 月 13 日，再赴鹿耳門天后宮、四草大眾廟進香。民國 84 年農曆 11 月 13 日〔按：該日為鎮海四元帥、鎮海伍元帥聖誕〕，前往鹿耳門天后宮、四草大眾廟進香。民國 94 年，廟內重修，彩繪「鎮殿四元帥」及小尊「騰風元帥」，重新粉面入神開光後統稱「鎮海四元帥」。<sup>19</sup>

<sup>18</sup> 謝石城、陳清誥合編，《臺灣省臺南縣市寺廟大觀》，頁 373。

<sup>19</sup> 〈大同村鎮安宮沿革〉為 32 頁的小冊子，未書明出版處、出版年代。

依上引廟方沿革志，鎮海伍元帥是從四草分乞香火而來，但依許獻平的調查結果，鎮海伍元帥是從七股分乞香火而來，與廟方之說明顯不同。許獻平認為早在清末時期，七股後港西許姓族人就移住牛肉寮搭寮建庄；之後，凡遇居家不寧或身體病痛，許姓族人均會回到後港西唐安宮，奉請鎮海伍元帥設壇問卜，而為了方便參拜，乃自後港西唐安宮乞求香灰，另雕鎮海伍元帥於許姓族人家中，並因神威顯赫而「落公」，即今大同村鎮安宮的鎮海伍元帥。起初，牛肉寮鎮海伍元帥還會回後港西唐安宮過爐請火，但後來便轉向四草大眾廟認祖歸宗。所以許獻平斷言，鎮海大元帥、二元帥、三元帥本尊在臺南四草大眾廟，而四元帥、伍元帥的本尊就在後港西唐安宮。<sup>20</sup>

安定鄉大同村鎮安宮主祀的鎮海伍元帥，據廟方所言係分香自四草大眾廟，而許獻平的調查則自七股後港西唐安宮分取香火而來；無論何種版本的說法較為確實，重點應是鎮海伍元帥的性質，應是眾爺無誤。至於〈大同村鎮安宮沿革〉所謂「鎮海元帥早期統稱雷府大將，信徒則暱稱大將爺」之說，正與筆者曾言「大將爺」實為庶民對「眾爺」一稱訛寫的看法不謀而合。稽考「雷府大將」神祇的源流，七股鄉十份村正王府主祀溫府千歲，其配祀神就是雷府大將（青龍邊）與雷府大將的三名夫人（白虎邊）。依民國 84 年（1995）〈正王府沿革志〉記載：

明永曆十五年（清順治十八年，1661 年），福建雷府三兄弟，分乘三船來臺，隨行有三位夫人及家丁，船上供有溫府千歲神像。當船駛入國聖港時，突遇狂風暴雨，船上之人及所供奉神像，均遭淹沒。溫府千歲深感未能庇佑雷府三兄弟安全上岸，乃決心留在本村與雷府三兄弟普渡眾生，為沿海捕魚晚歸的漁民指點迷津，遇漁民迷失方向即出現火球紅光指引導航。三兄弟護佑沿海漁民航運安全而受玉皇上帝封為「雷府大將」，村民為念三兄弟功德，乃搭蓋草廟來祀拜，三兄弟居此草廟，收納眾英靈及無依孤魂好漢，故廟被稱為「大將爺廟」。<sup>21</sup>

<sup>20</sup> 許獻平，《後港庄信仰記實》（臺南：鹽鄉文史工作室，2000），頁 40-41。

<sup>21</sup> 〈正王府沿革志〉書刻於正王府龍邊牆堵。

可見收納眾英靈及無依孤魂好漢的廟宇，被信眾稱為「大將爺廟」，其實就是「大眾爺廟」同音的誤寫。然而，這一誤寫究竟是有意或者無心？筆者認為，此種誤寫可能是有意的。因為把「大眾爺」寫成「大將爺」，實為對無祀孤魂「大眾爺」將軍化、將領化的第一步。第二步就是把已將軍化、將領化的「大眾爺」加以姓氏化，而稱為「雷府大將」。最後，透過臺灣民間信仰中常出現的一種說法，即神明必須得到最高神祇玉皇上帝的敕封（形同認可、證明），方為正神，而三兄弟護佑沿海漁民航運安全而受玉皇上帝封為「雷府大將」之說，正是使無祀孤魂成為「正神」的最後一道程序。

雷府大將是「大眾爺」所轉化，其祭祀日為農曆 11 月 15 日。今供奉雷府大將的廟宇實有明顯地緣關係，多集中於臺南沿海地區，如十份村正王府（七股鄉），大同村鎮安宮、蘇厝村長興宮、蘇厝村真護宮（以上安定鄉），水仙里大眾廟聚波亭（鹽水鎮），禮化里佳里興震興宮（佳里鎮）。

### 三、大眾爺轉化為騰風元帥

「騰風元帥」在臺灣民間信仰中十分罕見，祂是什麼樣的神明，相關文獻並未記載其來歷。最早提及騰風元帥的是民國 46 年江家錦《臺南縣志稿·人民志·宗教篇》，內容談到七股鄉港西村有一座名為唐安宮的廟宇，創於光緒 4 年（1878），主祀神為「騰鳳元帥」。據江家錦的調查，「騰鳳元帥，傳：生前義勇救民，剿匪有功，死後被奉為神。」<sup>22</sup> 而民國 52 年謝石城、陳清誥合編的《臺灣省臺南縣市寺廟大觀》則記：「騰風元帥，乃體力強大之神，生前義勇救民，剿匪伐賊，為地方謀安居，死後人民感念其義氣，乃奉為神，永得香煙。」<sup>23</sup> 兩本著作都說，「騰鳳元帥」或「騰風元帥」是清朝為鄉里平匪而犧牲生命的義勇之士；死後，鄉里之民感念其恩澤，奉為神明。

<sup>22</sup> 江家錦，《臺南縣志稿》（臺南：臺南縣文獻委員會，1957），卷二：人民志·宗教篇，頁 144。

<sup>23</sup> 謝石城、陳清誥合編，《臺灣省臺南縣市寺廟大觀》，頁 20。

據筆者實地對七股鄉後港村（由以前港西村、港東村合併而成）<sup>24</sup> 唐安宮的考察，其主祀神為池府千歲，同祀神為騰風元帥與鎮海元帥；三尊神像雖然一同供於神龕上，但池府千歲位居正（中）位，騰風元帥位居龍邊，鎮海元帥位居虎邊。所以嚴格來講，騰風元帥應是主神池府千歲的「同祀」神或「合祀」神，或者也可以說騰風元帥是唐安宮內三尊「主祀神」之一，而非江家錦所說的主祀神。

對於江家錦所述，騰鳳元帥是「當地義勇者死後成神」的說法，筆者亦感質疑。因為現今屏東縣琉球鄉有一座名為騰風宮的廟宇，依據民國 72 年的〈臺灣省屏東縣寺廟登記表〉，第三次寺廟總登記屏寺登字第 453 號，該宮重要資料如下：

寺廟名稱：騰風宮。所在地：琉球鄉中福村一鄰三民路 310 號。主祀神佛像：大眾千歲。建立時間：民國 41 年。祭典日期：農曆 7 月 10 日。<sup>25</sup>

又據民國 85 年（1996）《海上明珠：琉球鄉志》的記載：

騰風宮位於中福村一鄰三民路 310 號，主祀「大眾千歲」，祭典為農曆 7 月 11 日。

清道光 7 年〔按：1827 年〕，臺南〔按：灣〕府鳳山縣某武官鎮守中福村之地，不幸任中病逝，由住民設喪治葬，並立草廟於白沙尾豬灶附近。每年春秋兩祭外，時有信仰者詣拜求祐，凡事無不感應，故而傳世，遂成一無緣大眾公媽合祀之祠，人乃稱以「大眾爺廟」。同治 9 年〔按：1870 年〕，廟遷建現址，命名為「騰風宮」。<sup>26</sup>

然而，騰風宮於民國 63 年（1974）林衡道的《臺灣寺廟大全》中卻寫成「騰鳳宮」，該書載：「琉球鄉騰鳳宮，主神大眾爺，地址中福村 5 號，道光 7 年創建。」<sup>27</sup> 往前追溯，民國 61 年（1972）臺灣寺廟編印委員會的《臺灣寺廟（第一集）》亦載：

<sup>24</sup> 七股鄉光復後原設有 25 村，民國 67 年港東村、港西村合併為「後港村」，頂潭村、臺潭村合併「大潭村」，而調整為現行的 23 村。

<sup>25</sup>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藏，〈臺灣省屏東縣寺廟登記表〉，收於《臺灣省屏東縣寺廟調查書：七十二年》，編號 18037，頁 41。此條資料係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李宗信先生告知並提供，謹此誌謝。

<sup>26</sup> 林澤田，《海上明珠：琉球鄉志》（屏東：琉球鄉公所，1996），頁 283-284。

<sup>27</sup> 林衡道，《臺灣寺廟大全》（臺北：青文出版社，1974），頁 315。

「琉球鄉騰鳳宮，主神大眾爺，地址中福村 5 號。」<sup>28</sup> 而民國 56 年（1967）的《臺灣寺廟名鑑》一書，廟址為琉球鄉中福村 1 鄰 2 號，廟名也是寫為「騰鳳宮」。<sup>29</sup> 民國 48 年《臺灣省宗教寺廟調查書：小琉球》的調查登記書上，也登記成「騰鳳宮」。其資料如下：

正稱：騰鳳宮。俗稱：大眾爺廟。地址：琉球鄉中福村 5 號。沿革：本宮係於大清道光 7 年〔按：1827 年〕間，有當時某武官鎮守當地治安，因病故，舉目無親，鄉民有志義恤設葬，並建立草廟於當地白沙尾現有畜場附近。為紀念英靈，每年舉行春秋二祭，時有信仰者詣拜求佑，凡事無名感應，世而傳世，遂成為無緣大眾公媽。合志士等集議捐款，遷移現在地點改建，立廟命名「騰鳳宮」。當時尚有繼駐營兵，建立營房，在本鄉九九番地，防守本鄉兼行治安。光緒 21 年〔按：1895 年〕，因日清戰爭敗北，於馬關條約將以臺灣割讓日本統治，因而當地營兵撤守，復員回國。斯時有住民林蛙等十數名惠贈歸國旅費，因之由該營兵議決，將營房地產支給林蛙等分耕，收益以為「騰鳳宮」管理祭祀等費。嗣後，再由分耕人等會議，改歸林蛙乙名為管理人，故現有廟佃者是也。<sup>30</sup>

所以，騰風宮的廟址號碼雖因年代不同而有更動，但一直都位於中福村；而民國 72 年〈臺灣省屏東縣寺廟登記表〉登記時，資料雖寫著建立時間為民國 41 年（1952），但正確說法應是「重建時間」，因為這座廟宇早在清代即已建立，廟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清朝時期。昭和 3 年（1928）與昭和 12 年（1937），《琉球庄管內狀況一覽》均記載：

名稱：騰風宮。所在地：琉球庄琉球嶼 82 番地。沿革由緒：明治 15 年〔按：1882 年〕11 月 11 日，庄民一同出錢籌建。奉祀大眾爺。<sup>31</sup>

<sup>28</sup> 袁樹基監修，《臺灣寺廟》（臺北：工商雜誌社，1972），第一集，頁 311。

<sup>29</sup> 臺灣觀光叢書編審委員會，《臺灣寺廟名鑑》（臺北：漢興出版社，1967），頁 112。

<sup>30</sup> 引文標點由筆者所加。參見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藏，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臺灣省屏東縣琉球鄉宗教調查書〉，收於《臺灣省宗教調查書：屏東縣（三）四十八年》，目錄編號 4，編號 50233-01，未編頁碼。

<sup>31</sup>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藏，琉球庄役場編，《琉球庄管內一覽》（1928 年、1937 年）。

由此可見這座「無緣大眾公媽」合祀祠，琉球信眾俗稱大眾爺廟的琉球騰風宮，其登記資料或《寺廟名鑑》、《寺廟大全》等書，皆曾經數度誤寫成「騰鳳宮」。

騰風宮於民國 41 年重建後，因年久失修，屢有修繕或重建，最近一次是民國 93 年（2004）4 月 17 日。重建後有廟聯書曰：「大小罪無可逃，陰司有罰；眾徵善有餘慶，陽祿無虧。」又曰：「騰左右，弭平惡害，自有余尺寸；風來去，獎掖善功，不差爾分毫。」兩幅分別以大眾、騰風為首的廟聯，充分呈現了騰風宮在琉球當地信眾的信仰中，就是一座「大眾爺廟」，而主祀神大眾爺就是「騰風元帥」的關聯性。

而現今七股鄉後港村唐安宮的祀神，只有騰風元帥神尊，沒有騰鳳元帥神尊，所以唐安宮的騰風元帥應該是江家錦誤抄寫成「騰鳳元帥」。昭和 8 年（1933）《臺南州寺廟名鑑》記載：「唐安宮：距今 7、80 年前〔按：約 1853 年〕，後港東天后宮祭典時，同庄居民發生紛爭，加以惡疫流行，當庄民欲另建新廟時正好惡疫根絕，庄民杜春同乃發起建廟，與信眾募集 950 餘圓，光緒 3 年興建，光緒 4 年竣工。」<sup>32</sup> 再據昭和 2 年（1927）《七股庄鄉土誌》的記載：

唐安宮位於本庄之北邊，大字後港的西端，舊地名稱後港西，約百年前〔按：1827 年〕設立，主祀池府千歲，同祀騰風元帥。……每年舊曆 6 月 18 日與 11 月 15 日兩次祭典。<sup>33</sup>

雖然《七股庄鄉土誌》並未說明騰風元帥是何神祇，卻明載唐安宮同祀神為「騰風元帥」，而非「騰鳳元帥」，且其神誕為舊曆 11 月 15 日，與現今相同。至於騰風元帥的神歷來源，民國 89 年（2000）〈後港西唐安宮沿革〉有如下的一則記載：

後港西原與後港東共祀「後港廟」，奉祀天上聖母、池府千歲及福德正神。咸豐年間，信徒因祭拜不便，乃有分支祀奉之議，……擲筊結果，本庄分得池府千歲，後港東分得天上聖母。……光緒 3 年〔按：1877 年〕，本庄士紳杜春同發起建廟，廟顏曰「唐安宮」。……唐安宮自創建伊始，除供奉池府千歲、土地公外，另奉祀大眾爺、鎮海五元帥。大眾爺又稱騰風元帥、

<sup>32</sup> 相良吉哉編，《臺南州祠廟名鑑》（臺南：臺灣日日新報社臺南支局，1933），頁 114。

<sup>33</sup> 《七股庄鄉土誌》（1927 年，手寫本），第三章〈寺廟及舊跡〉，無頁碼。

四元帥，乃庄民杜明之曾祖父於道光 5 年〔按：1825 年〕在臺南四草牽罟，有恩於佛雕師傅，師傅乃雕四元帥贈予庄民杜明之曾祖父捧回在家奉祀，因靈驗無比，而於唐安宮創建後「落公」。「落公」後的大眾爺因威靈顯赫，再雕鎮海五元帥，以應各方信眾迎祀祈福。<sup>34</sup>

從這段文字，可以充分了解到「騰風元帥」與「鎮海伍元帥」的由來，兩元帥都是屬於大眾爺信仰。又騰風元帥雕塑金尊在先（道光 5 年〔1825〕），<sup>35</sup> 鎮海伍元帥雕塑金尊在後，所以信徒便將兩尊金身以兄弟相稱，一尊大眾爺稱鎮海四元帥（行四），也稱騰風元帥；而另一尊則稱鎮海伍元帥。騰風元帥原為杜家私人在家祀拜的「私佛仔」，是大眾爺的另一稱呼，因非常靈驗，乃於光緒 3 年（1877）唐安宮建廟後由杜家捐出「落公」，從此與池府千歲一起成為唐安宮這座公廟的主祀神之一。後因四元帥十分靈驗，有求必應，所以廟方再另雕一尊稱為鎮海伍元帥的神明，以備四元帥不在宮時，由伍元帥應付信眾迎請回家祭祀之需。鎮海伍元帥從此也與池府千歲、騰風元帥一起，成為唐安宮的三尊主祀神之一。

騰風元帥信仰的真正大本營是在七股鄉，包括後港村唐安宮，以及唐安宮的分祀廟永安宮與龍安宮，<sup>36</sup> 這些廟宇亦祀奉（輪祀）騰風元帥。另外，移居外縣市的七股人，也將騰風元帥信仰帶到當地落地生根，例如臺南市糖安宮（騰風元帥，分靈自後港西唐安宮）、高雄市唐安宮（騰風元帥，分靈自後港西唐安宮，原稱唐安壇，民國 87 年〔1998〕改稱宮）、屏東市玉成里鎮山宮（騰風元帥，分靈自後港西唐安宮），與臺東縣卑南鄉美農村的勝府壇（勝府元帥，分靈自大潭寮龍安宮）。雖然安定鄉大同村鎮安宮、七股鄉後港村唐安宮奉祀的鎮海四元帥，經考察得知即大眾爺轉化後的騰風元帥，但有些廟宇卻不承認騰風元帥就是大眾爺，甚至仿效四草大眾廟的做法，開始極力為其祀神騰風元帥找出一位可以「套入」的歷史人物，作為騰風元帥神歷來源的根據。因此，「盧若騰」、「江勝」等

<sup>34</sup> 〈後港西唐安宮沿革〉（雖然沿革志未署名何人所撰，但根據筆者調查，該文撰寫者為七股大潭寮人許獻平），書刻於宮內龍邊牆堵上，2000 年。

<sup>35</sup> 從 1825 年四元帥金尊刻塑的年代來看，許獻平認為四元帥的本尊就在後港西唐安宮，筆者認為可能性很高；但伍元帥的本尊是否在後港西唐安宮，則較難判知，因並未載明唐安宮鎮海伍元帥是何年所雕。

<sup>36</sup> 原先後港、頂潭、大潭寮三庄頭共有「唐安宮」，之後頂潭於 1962 年 2 月另立「永安宮」，而大潭寮也於 1962 年 7 月另立「龍安宮」。

所謂的鄭成功「部將」，便成為後來廟方建構出來的「騰風元帥」、「勝府元帥」。

龍安宮位於七股鄉臺潭村，建廟緣由為民國 50 年（1961）時，原為後港西、大潭寮、頂潭三庄頭共祀的唐安宮，因年久失修必須重建，但若於舊廟址後港西原地重建，對大潭寮、頂潭庄民而言，路途仍遠，乃各建龍安宮、永安宮。之後，將唐安宮內的騰風元帥，依後港西、大潭寮、頂潭的順序，分別奉祀於唐安宮、龍安宮、永安宮，時間為一個月，每月初一為神明移交日。因此可知，不但大潭寮居民是自後港遷來，連庄廟龍安宮的神尊騰風元帥，也是自唐安宮輪祀而來。所以，龍安宮與唐安宮供奉的騰風元帥為同一尊，都是大眾爺信仰轉化而成。但臺潭龍安宮的廟方網站卻寫著：「盧若騰〔按：騰風元帥即盧若騰〕於明神宗萬曆廿八年生，崇禎十三年考上進士，當時已 41 歲。……為人秉性忠貞，仁慈愛民，深得百姓愛戴，遂有『盧菩薩』之稱。」<sup>37</sup>

查盧若騰，字閑之，一字海運，號牧洲，福建同安縣金門島人。崇禎 13 年（1640）進士。清軍南下，盧若騰守平陽，力戰中矢，遇水師救出。聞閩變，痛憤赴水，為人救起。後居浯洲嶼，自號留菴，隨即東渡，寓居澎湖，並於澎島病逝。<sup>38</sup> 所以，盧若騰終其一生並未渡臺，而「盧菩薩」也不是臺灣人民對他的尊稱；騰風元帥為「盧若『騰』」的說法，實為龍安宮廟方穿鑿附會而成。其實，先民對於無祀孤魂亦有其命名的思維，騰風元帥之「騰」字不是「名詞」，更非後人極欲找尋的「人名」，而是與鎮海元帥的「鎮」字一樣，是動詞，是乘、駕之意；故喻能於雲霧中飛行，就稱「騰雲駕霧」，而「騰風」乃取其能馭風而行、不畏風浪之義。

臺東縣卑南鄉美農村，部分村民由臺南縣七股鄉移居而來。美農村裡有一座勝府壇，供奉一尊名為「勝府元帥」的神明。祂是戰後從臺潭村（大潭寮）龍安宮分靈而來，最初僅是一支令旗，由值年的信徒供奉於自宅，民國 54 年（1965）雕塑金身，民國 72 年建立新廟。勝府壇坐落於民宅的二樓，一樓是許財瓦的住家。當地耆老吳秀江指出，該壇信徒曾經回到臺南去考據勝府元帥的淵源，發現其本家在臺南市的四草大眾廟；大眾廟供奉鄭成功的部將，其中騰風元帥本名盧

<sup>37</sup> 「臺潭龍安宮」廟方網站，下載日期：2010 年 3 月 1 日，網址：[www.longan.org.tw/god7.php](http://www.longan.org.tw/god7.php)。

<sup>38</sup> 盧若騰，《島噫詩》（文叢第 245 種，1968），〈弁言〉，頁 1-2。

若騰，負責鎮守臺南縣七股鄉臺潭龍安宮。<sup>39</sup>

受到母廟「龍安宮」強調騰風元帥是盧若騰而不是大眾爺說詞的影響，卑南鄉美農村勝府壇亦回母廟龍安宮尋根考據，同樣也為勝府元帥找出一位可以「套入」的歷史人物「江勝」，<sup>40</sup> 作為信徒們信仰勝府元帥神歷的來源根據。依據勝府壇廟方的說法，勝府元帥，原名江勝，是騰風元帥的左右護衛。勝府元帥每年農曆 10 月 6 日由臺東啟程，回到臺潭龍安宮，與騰風元帥會合，一起到四草大眾廟過爐。<sup>41</sup> 如果說七股鄉臺潭村龍安宮的騰風元帥是盧若騰而不是大眾爺，卑南鄉美農村勝府壇的勝府元帥是江勝而不是大眾爺，何必每年都長途跋涉、不辭辛勞的一起去四草大眾廟過爐？

若勝府壇供奉的勝府元帥真是鄭成功部將之一「江勝」，其分靈祖廟龍安宮應有勝府元帥才合理，但龍安宮只奉有騰風元帥而沒有勝府元帥。既然祖廟龍安宮沒有供奉勝府元帥，那麼分靈子廟勝府壇的勝府元帥又從何而來？筆者推測應該是源於「誤寫」。騰風元帥除了曾被誤寫成「騰鳳元帥」、「騰風元帥」之外，也曾被移民至臺東的七股人誤寫成「滕風元帥」、「騰風元帥」或「勝風元帥」，<sup>42</sup> 而滕（勝）風元帥又可能被信眾當成「滕（勝）府元帥」來祭拜。就因誤寫，所以卑南鄉美農村的七股人才無法解明「滕（勝）府元帥」來歷，而必須回臺南四草與七股尋根找答案。況且，勝府元帥是江勝的說法，是「勝府壇」後來學著祖廟「龍安宮」的步履，到臺南延平郡王祠東西廡的鄭氏文臣武將 108 人牌位中，找出名字有「勝」字者的結果。

<sup>39</sup> 若說盧若騰負責鎮守臺南縣七股鄉臺潭「龍安宮」，那麼後港西「唐安宮」、頂潭「永安宮」豈不也是由盧若騰來負責鎮守？

<sup>40</sup> 連橫，《雅堂文集》（文叢第 208 種，1964），卷二〈墓誌〉，「明定國將軍墓記」，頁 76 載：「光緒紀元，沈文肅公奏建延平郡王祠，以明季文武百十有四人配。余觀其西廡有兩施公：一為角宿鎮施廷，而其一則水師後鎮施舉也。廷以癸亥六月戰沒澎湖，必不得歸葬東寧；其葬東寧者當為施舉。舉為水師後鎮，故稱將軍而追封定國。則其功伐當有表見，故得與黃安、江勝諸公從祀王祠，馨香百世也。」江勝為鄭經部將，康熙 22 年，施琅統清軍攻臺灣，曾為江勝所擊敗。不久，清軍再攻臺，以五船擊一船之法，江勝陷入重圍，不得而出，乃自沉其船而死。參見黃典權等編纂，《重修臺灣省通志·卷九人物志·人物傳篇》（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頁 244。

<sup>41</sup> 臺東縣後山文化工作協會編著，《臺東縣寺廟專輯》（臺東：臺東縣立文化中心，1996），頁 86-87。其中「騰風元帥」該專輯作「騰風元帥」，而「盧若騰」則寫作「盧若騰」，是明顯錯誤，因此本文逕改為「騰」風元帥、盧若「騰」。

<sup>42</sup> 筆者訪談「勝府壇」附近居民與信眾，對於「騰風元帥」最常見的誤寫就是將「騰風元帥」寫作「滕風元帥」、「騰風元帥」或「勝風元帥」。

騰風元帥被後人被誤寫成「騰鳳元帥」、「滕風元帥」、「滕府元帥」、「勝府元帥」，應為無心，但先人把「大眾爺」轉化成「騰風元帥」，則是有意。「元帥」之稱，即對無祀孤魂「大眾爺」將軍化、將領化的第一步。第二步就是把已將軍化、將領化的「大眾爺」再加以姓氏化，宣稱牠們為歷史人物「盧若騰」、「江勝」。最後透過最常見的人神信仰模式，因其忠烈義勇而成神，並找到鄭成功時代的人物或將領，然後將歷史人物「套入」民間信仰「忠義成神」的觀念裡。或者，雖未以歷史人物「套入」所祀神祇作為來歷，卻以民間信仰最常聽聞的說法，即神明必須得到最高神祇玉皇上帝的敕封（形同認可、證明），方為正神；如大眾爺轉化成雷氏三兄弟，三兄弟有姓無名，當然不見歷史文獻記載，不過兄弟三人因能護佑沿海漁民航運安全，終而受到玉皇上帝封為「雷府大將」，此傳說正是使「無祀孤魂」轉化成為「正神」的最後一道程序。

## 四、人格化的遊海元帥與游水將軍

### （一）人格化的遊海元帥

與「鎮海元帥」性質相同、神稱稍異的是「遊海元帥」。臺南地區主祀遊海元帥最大的一座廟為鎮海宮，位於南區鹽埕德興路 151 號。據民國 85 年鎮海宮建醮委員會所書〈鹽埕鎮海宮沿革誌〉：

本宮主祀遊海元帥，日據時期本廟鄰近一帶居民常感神靈顯化跡象，乃由耆老王榮、蔡天輝議建「萬應公祠」奉祀，俾信眾參拜，屢求必應。嗣藉王榮夫人之乩，道出原委，復據鹽埕北極殿玄天上帝（即境主）手駕降示，敘明其身世。本姓陳，福建人是也，生於清咸豐 8 年，為一殷實布商，經常接濟貧困，光緒 19 年渡海來臺行商得病，時為甲午前夕，交通不便未及返鄉，不幸病故於此，享壽卅有五歲，幸賴善士為其收埋，得地靈鍾毓，神靈顯應，越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盟軍猛炸，<sup>43</sup> 竭力保護境內安渡浩劫，

<sup>43</sup> 盟軍猛炸，是二次大戰之事，完全與中日甲午戰爭爆發無關，恐為當地耆老記憶混淆的誤說。二次大戰期間與終戰之後，臺灣各地許多廟宇，紛紛傳說在二次大戰期間當境主神保佑地方安然渡過戰火浩劫，特別是主奉媽祖的廟宇，傳出媽祖曾經顯靈抱住盟軍投擲的砲彈，因而保住了當地人的

感動眾生。

民國 72 年，境主玄天上帝，應諸善信請求，鑑於陳氏生前為人行善，逝後復庇佑地方安寧，深受人間景仰，香火日盛，及奏請玉旨敕封稱「鎮海府」遊海元帥之職，賜建廟，安裝五位結義金身奉祀，並賜法、寶、富、貴、旺為五位元帥別號。

迨民國 76 年，成立管理委員會，……迄 82 年 3 月完成，總工程款 3,200 餘萬，同年 6 月 27 日入廟安座，復奉玉旨敕封稱「鎮海宮」。<sup>44</sup>

顯然，鎮海宮最初只不過是一間不甚起眼的小型祠宇，且是屬於無祀厲鬼一類的萬應公祠，創建於日治時期。民國 72 年，才由小祠改建成頗具規模的廟宇，並改萬應公祠之名為鎮海府，主祀神也由萬應公轉化為「遊海元帥」。與萬應公人格化、升格化同時出現的現象是，遊海元帥金身的雕塑（神像出現）與結義的產生（五尊），且鎮海府之稱、遊海元帥之職與五位結義金身元帥的別號，都是「奏請玉旨敕封」；這就是臺灣民間信仰裡認為，必須得到最高神祇玉皇上帝的玉旨敕封，方可成為正神的一種概念。至民國 82 年（1993）鎮海府擴建完成，耗資 3,200 餘萬元，規模更大，才將廟宇名稱二次更易，由「府」改稱為「宮」。

臺南市安平區運河橋旁華平路 700 號的鎮海宮，小廟名為鎮海宮，但主神則稱遊海元帥。6 月 25 日為主祀神遊海元帥的「神」誕日，廟聯曰：「遊水陸城驅兇掃暴，海安平境護國扶民。」

臺南市安平區漁光里漁光路 1 之 2 號的三鯤身遊海宮，主祀遊海元帥，聯曰：「遊巡懸帥旨，鎮護臺江水域；海靖顯神威，維安首府城畿。」據遊海宮現任負責人李榮銘表示，遊海元帥原先位於安平港，包商挖到屍骨後，立即在港口建立小廟，民國 68 年（1979）才遷移到三鯤身。遊海宮現貌為民國 77 年（1988）重建，宮內供有遊海元帥神像。<sup>45</sup>

生命財產安全的神蹟傳說。參見戴文鋒，〈臺灣媽祖「抱接砲彈」神蹟傳說試探〉，《南大學報》39: 2（2005 年 10 月），頁 41-66。

<sup>44</sup> 〈鹽埕鎮海宮沿革誌〉1996 年書刻於宮內龍邊牆堵上。

<sup>45</sup> 筆者於 2010 年 4 月 2 日口訪「遊海宮」現任負責人李榮銘之紀錄。

## (二) 神格化的游水將軍與鎮海將軍

「游水將軍」是水流公的一種，與有應公性質相當接近；廣義而言，水流公即是有應公信仰的一種，故歸為有應公廟亦無不可。兩者之同，在所祀均無主孤魂；兩者之異，一為淹沒於滄冥的水鬼，一為死因未明的鬼魂。

在臺南市往四草砲臺及四草大眾廟的途中（南寮），臨近一大片水塭的小路，立有一座小祠，名曰游水將軍廟，廟內原供奉書有「游水將軍祿位」的牌位。<sup>46</sup>如今牌位已不復見，取而代之的是游水將軍神像，足見游水將軍已由無祀厲鬼轉化為神明。據鹽田永鎮宮管理委員會所撰〈鹽田永鎮宮游水將軍廟〉之文：

游水將軍爺原是一位令人敬愛的老師，於 30 年代時在鹽田的「運鹽碼頭」（俗稱舊船塢），為了救人不幸犧牲，後經由永鎮宮主帥「廣澤尊王」因感佩其捨己救人的勇敢義行，特予渡化，而賜號「游水將軍」，並責由眾爐下建造本廟供奉參拜。

長期來，游水將軍爺向以「神威顯赫」、「庇佑眾生」名聞遐邇，並廣受鄰近居民之崇拜，所以香火十分鼎盛。

每年農曆 10 月 10 日聖誕千秋時，本宮除依例演布袋戲及卡拉 OK 慶賀外，並於晚上 8 時正，舉行「祝壽大典」。<sup>47</sup>

與前面言及的雷府大將、鎮海宮「法、寶、富、貴、旺」等 5 位遊海元帥是奏請「玉旨敕封」不同，南寮鹽田游水將軍並未經「玉旨敕封」，而是經由南寮鹽田的境主廟永鎮宮主祀神廣澤尊王加以「渡化」後，升格成為神明；而水流屍所以成神，則是因為廣澤尊王受到其捨己救人的勇敢義行所感動。忠義成神，在此反映出臺灣民間信仰觀念裡的成神之道。

七股鄉三股村九股仔有一座鎮海將軍宮，主祀鎮海將軍。據許獻平的調查，鎮海將軍是日治初期的男性漂屍，後人就現處掩埋，並蓋草祠奉祀。神龕上奉有鎮海將軍金身，另左、右小港奉有福德正神與五營旗。<sup>48</sup>

<sup>46</sup> 戴文鋒，〈臺灣民間有應公信仰考實〉，頁 94。

<sup>47</sup> 〈鹽田永鎮宮游水將軍廟〉張貼於廟內虎邊牆堵瓷磚上。

<sup>48</sup> 許獻平，〈七股鄉有應公廟採訪誌錄〉（臺南：鹽鄉文史工作室，2004），頁 20-23。

臺南西南沿海一帶奉祀鎮海將軍、鎮海元帥的小祠不少，但並非所有名為「鎮海將軍」、「鎮海元帥」者都屬於無祀孤魂轉化升格的神明。孤魂是否轉化升格成為神明，「將領」化的名稱當然是一項指標，但更重要的是神像金身的有無，才是轉化後脫離無祀厲鬼性質的關鍵，進而成為與一般神祇無異的民間信仰。例如七股鄉三股村的鎮海娘娘祠，因水流屍而立祠，祠內祀奉鎮海娘娘、鎮海小姐牌位，未塑金身。七股鄉十份村海埔林務所後面兩座名為鎮海祠的小祠，內供奉鎮海將軍、鎮海娘娘、游海將軍與游海三將軍，皆以紅紙書寫，並以張貼於供桌上方牆面的形式接受供拜，未刻金身。臺南市南區喜樹路 222 巷 102 號遊海元帥廟，其周旁為累累墳塚，民國 42 年（1953）建，主祀遊海元帥，也未供奉神像。這些都是尚屬無祀祠階段的小祠廟。

## 五、騰風元帥轉名為鎮山元帥

### （一）鎮山為名，騰風為體

位於七股大埤村的鎮山宮，也是主祀鎮山元帥，據民國 75 年（1986）〈玉敕鎮山宮重建碑記〉載：

本宮奉祀鎮山元帥，至今已近百年。元帥廟址原在昭中（私立昭明國民中學），民國 51 年昭中來此興建校園，原廟宇礙於昭中整體之興建，致使鄉公所機關首長與興辦昭中人士合同廟宇管理人員，於元帥壇前擲杯，承蒙元帥神量寬宏，原廟址讓其建校。適時由佛祖降壇重選廟地，將元帥廟宇遷移至此蓋立廟宇，從此鎮山元帥神威顯赫，爐下眾民安康樂業。每逢農曆六月初四日鎮山元帥壽誕，熱鬧非凡，日漸香火旺盛，致使原有廟宇狹小，不堪擁擠。……民國 74 年……迎請各庄中大神共商建廟事宜，由騰風元帥降壇，向上天請旨，敕封本廟為玉敕鎮山宮。<sup>49</sup>

<sup>49</sup> 玉敕鎮山宮重建委員會，〈玉敕鎮山宮重建碑記〉，書刻於宮內龍邊牆堵上，1986 年。

鎮山宮原是一座位在大埤林投內的草祠，因傳聞大埤林投內集結孤魂野鬼，當地人乃建有應公廟以慰遊魂，並求平安。後來遷至今址重建，並由騰風元帥降壇，才命名為鎮山宮。

位於臺南市北區公園南路 155 巷 22 之 1 號有座名為糖安宮的廟宇，主祀神為鎮山元帥。據民國 78 年（1989）糖安宮重建委員會所撰〈糖安宮沿革誌〉，鎮山元帥又稱「騰風元帥」。碑文曰：

本糖安宮廟址，前清政府時期號曰「糖宮內」，「糖宮內」是棧糖之所。日政時代改稱為「老松町」，即現在共和里。古時屬赤嵌樓之北部，柴頭港之南岸。松林蒼蔚，荒塚纍纍，白骨橫陳，散露遍野，幸得善心人士時常收集，各歸小廟，供人膜拜。且該地段早於明清時代以來，時常住社會上之散人，良莠不齊，其中早有一位社會上頂尖人物，行俠尚義，代抱不平，專在坎子腳及糖宮內遊蕩，乃臺灣南部許中營村人氏，姓鄭諱阿相，為人慷慨重義，豪邁可親，且才華出眾，受人尊為哥輩。當時不論大小事情，角頭糾紛，請他出面排難解紛，管轄四方化外散民。迄他百年壽終，祂靈光仍鎮守該處，為主統轄諸靈，庇佑地方，士農工商發達平安。尤其失竊事件請問，萬分靈驗，可說有求必應。年久月深，地方善德人士，為感念靈光赫濯，集資蓋小祠奉祀。

清末至日治之歲月，經多次翻修，迨至民國四十三年，地方人士由土城聖母廟，乞媽祖香火神令到糖宮內，同境另搭壇奉祀。當時聖母英靈，查察鄭善士英靈確有護境安民之功行，迨至大東亞戰爭空襲之時，小祠近境託神保佑，無災無害，誠即神靈顯赫之證明也。臺灣光復後，萬物復興之秋，蒙天上聖母慈恩，向上天叩奏，舉薦鄭善士英靈護國庇民、功行圓滿等陳情，承玉旨敕封「鎮山元帥」，即由後港「唐安宮」迎請原自四草大將爺香火雕成的「騰風元帥」，繼由本境信眾聚議，雕塑聖母金身，合祀於本宮。<sup>50</sup>

由這篇沿革誌分析，糖安宮主祀神稱為鎮山元帥，由玉皇大帝御旨「敕封」，其神尊則由七股唐安宮的騰風元帥分靈而來；而七股唐安宮的騰風元帥，又屬四草大

<sup>50</sup> 〈糖安宮沿革誌〉書刻於宮內龍邊牆堵上。

眾爺五元帥系統。神尊來源清晰可尋，但該宮沿革誌卻誤將大眾爺視為「大將爺」；由於「大眾」與「大將」臺語發音相同，在臺灣民間信仰中經常誤寫混淆。<sup>51</sup>

糖安宮沿革誌雖然明白指出，主祀神係所謂的「鄭善士阿相」，因其生前既為地方排紛解難、管束遊民闖蕩；死後又「統轄諸靈」（鬼魂）、庇佑地方平安有功，經土城天上聖母奏聞玉帝，而敕封為鎮山元帥。然其神尊卻係從騰風元帥分靈而來，「鄭善士阿相」表面上似乎冠以鎮山元帥為神尊之名，而事實上騰風元帥才是神尊實體；很明顯的，「鎮山元帥」就是大眾爺一類無祀孤魂信仰的升格化與神格化。其廟聯曰：「鎮守桐城千秋隆俎豆，山連魁斗百姓荐馨香。」從聯文來看，也可看出鎮山元帥屬於有應公一類的信仰。就祀神的內容來看，主祀神為騰風元帥（即鎮山元帥），同祀神為天上聖母，而配祀神青龍邊為萬姓公座牌位，白虎邊為萬軍府（插有黑令旗一隻），除天上聖母外，均與有應公一類的無祀孤魂信仰有十分密切的關聯。且魁斗是「魁斗山」之略，魁斗山實為「鬼仔山」之雅名，鬼仔山即「夜總會」（墓仔埔）；無祀孤魂遊蕩其間，附近居民為平靖地方，乃以鎮山元帥來「鎮」壓鬼仔「山」一帶的孤魂野鬼。此種「鎮山」稱呼與信仰，與位於沿海的臺南市四草大眾廟，以及臺南縣七股鄉唐安宮之稱「鎮海」，有名異實同之妙。

糖安宮的無祀孤魂升格成正神，同樣是透過媽祖向玉帝叩奏，舉薦善士之英靈護國庇民，經過玉旨敕封才成為鎮山元帥。依許獻平的調查，臺南市糖安宮由後港唐安宮分香而來，為後港西庄民杜康隆、許四河等人至臺南市謀生，從唐安宮包香灰過去而雕塑神像的。<sup>52</sup>

## （二）鎮山元帥、鎮海元帥與城隍爺

臺南市北區長北街 196 號的小北鎮山城隍廟，主祀鎮山城隍。同治 11 年（1872）建，民國 70 年（1981）重建。<sup>53</sup> 據信眾周朝評先生所述：

<sup>51</sup> 清代臺灣所創建的「大將廟」，是專祀某位陣亡的將軍，與無祀祠的「大眾廟」全然不同。然日治之後，或因「將」臺語音同於「眾」，兩者產生混沌。見戴文鋒，〈臺灣民間有應公信仰考實〉，頁 67-68。

<sup>52</sup> 許獻平，〈後港庄信仰記實〉，頁 38。

<sup>53</sup> 邱麗娟，〈續修臺南市志·卷二人民志·宗教篇〉（臺南：臺南市政府，1996），頁 20。

小北鎮山城隍廟，廟的前身是建於百餘年前，起初廟名是「萬善同歸祠」，當時祠內只供奉一塊石頭並未刻字，供信眾膜拜，後來升格為大將爺祠，祠內並沒有神像金身，只有大將爺的牌位供善男信女膜拜。民國 65 年間，當時有幾位信眾，都夢到城隍爺顯靈，於是請人以樟木雕刻開基及爐主兩尊大城隍爺的金身，供信眾膜拜。民國 67 年間，再雕刻鎮殿大城隍爺的金身奉祀，雕刻前先到首邑縣城隍廟乞香火入神，金身完成後，再恭請鎮殿大城隍金身，前往南沙宮，舉行開光點眼儀式。<sup>54</sup>

小北鎮山城隍廟原先也是一間萬善同歸祠，所祀者應是萬善爺之類，後來將萬善同歸祠改稱「大眾爺祠」，所祀者也轉化成「大眾爺」（信眾同樣誤將「大眾爺」訛為「大將爺」），但此時大眾爺祠只供奉大眾爺牌位，並未供奉神像。直到民國 65 年（1976），因信眾夢到城隍爺，才雕塑城隍爺金身，並奉祀廟內，成為主神；而大眾爺祠也因城隍爺金身的出現，而改稱小北鎮山城隍廟。小北鎮山城隍廟的廟名，同時兼具神源的二重性，即後來的城隍爺與原先的萬善爺，而原先的萬善爺就寓藏於「鎮山」一詞內。「鎮山」一詞應是「鎮服」、「山仔頂」之「萬善爺」等無祀孤魂的寓意。

小北鎮山城隍廟一帶的「山仔頂」原為墓地。據信眾曾森爐先生所述，萬善同歸祠後有一墓塚，是百年以上的建物，塚內存放大量疑是荷蘭人與先民的遺骨。每當大雨過後，山仔頂的流砂，都會往下竄流而將此間萬善同歸祠覆蓋，每逢慶典時，均得大家出力挖掘泥砂，回復祠貌。民國 45 年（1956）間，開闢公園新村眷舍時，挖出大量先民遺骨。民國 70 年，大眾爺祠改建成小北鎮山城隍廟時，將在公園新村眷村挖出的數十袋先民遺骨，存放於小北鎮山城隍廟神明座下的地下室。<sup>55</sup>

除鎮山城隍之外，臺南市四草地區漁塭有一座鎮海宮，創建年代不明，主祀鎮海城隍，奉有鎮海城隍神像。增田福太郎認為，普通祖靈以外的亡靈，即無主孤魂、分類械鬥戰死者的靈魂、惡漢的靈魂，以及死刑、溺水等其他意外死亡者的靈魂等，既未具備可被玉皇上帝任用為神的資格，又未能享受後嗣的祭祀，只

<sup>54</sup> 李茂德，《小北鎮山城隍廟廟誌暨沿革》（臺南：小北鎮山城隍廟管委會，2007），頁 14。

<sup>55</sup> 李茂德，《小北鎮山城隍廟廟誌暨沿革》，頁 12。

好持續逍遙於陰間。不過，溺死之人的靈魂（即水鬼），則有錄用為城隍的俗信，即水鬼忍耐渡過三年而不抓人為替身使其溺斃，可依其功德成為城隍。<sup>56</sup> 「鎮海宮」以前所祀的大眾孤魂，是死於海難身故者，而現今「大眾爺」已轉化成「鎮海城隍」，「大眾爺」不只升格神化，更轉化成陰間的司法官、行政官。

鎮山城隍廟與鎮海宮雖是城隍廟的性質，但與一般城隍廟不同，皆由「萬善同歸祠」、「大眾廟」轉化而成，具有「安鎮山海孤魂」的意涵。

### （三）鎮山娘娘

位於七股鄉龍山村海寮仔路公墓，有一座鎮山堂小祠，祠內奉祀鎮山娘娘。據〈鎮山堂沿革〉所載，清朝末年杜秀鸞、郭招弟二具水流屍，漂流至本庄，庄人乃將其屍骨分庄二甕，並搭草祠祭拜。民國 63 年，中寮陳火山等人挖地圍塹時，將小祠附近的墳塚全數挖起，枯骨分裝於 26 個金斗甕，並於墳塚處興建納骨塔。鎮山堂小祠因地理遭破壞，而於民國 64 年（1975）於舊祠東南 200 公尺處重建，並雕塑鎮山娘娘金身。

李亦園指出，成神者就必須塑成偶像供奉之，未達神格的鬼廟則不能塑神像，這是「陰廟」與「陽廟」的分別；<sup>57</sup> 呂理政考察無主孤魂自無祀厲鬼至公祀香火神的過程，認為其祭拜對象的發展，亦是由「屍骸」至「墓碑」而終至「神像」。<sup>58</sup> 李豐楙也指出，陰廟轉化成陽廟最重要的一項指標，就是供奉墓碑或牌位轉變成供奉神像。<sup>59</sup> 如同王志宇的觀察所言，有應公是「發展中的神靈」，或因本身的顯靈，或因地方發展的因素，都有可能脫離厲鬼形象而提昇為正神的角色。<sup>60</sup>

<sup>56</sup> 臺灣民間有「水鬼變城隍」故事，即水鬼接受漁夫勸化，不再為了自己能早日投胎而於水邊「抓交替」，閻羅王深深感動，乃向玉皇大帝報告升水鬼為城隍爺。增田福太郎著、黃有興譯，《臺灣宗教論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頁 29、95。

<sup>57</sup> 李亦園，《宗教與神話論集》（臺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4），頁 182。

<sup>58</sup> 呂理政，〈鬼的信仰及其相關儀式〉，《民俗曲藝》90（1994 年 7 月），頁 179。

<sup>59</sup> 李豐楙、賴政育、葉亭好，《鬼府神宮：基隆市陰廟調查》（基隆：基隆市立文化中心，2000），頁 29-30。

<sup>60</sup> 王志宇，〈臺灣的無祀孤魂新論：以竹山地區祠廟為中心的探討〉，《逢甲人文社會學報》6（2003 年 5 月），頁 200-201。

## 六、結論

對於目前臺灣民間的有應公廟，筆者曾經就田野調查所見，將之分為三種類型，即原型（墓碑型）、神位（牌位）型與神像型，並提出神像型有逐漸普及的現象。<sup>61</sup> 本文考察臺南沿海地區的無祀祠信仰，發現其有兩個現象，一是無祀孤魂將領化，一是無祀孤魂神像化。

一般而言，臺灣民間信仰中有應公、萬善爺一類的陰祠，不會有分靈或分香廟宇。李亦園曾針對陰廟的特徵及供奉形式進行歸納，並且提出十項指標：其中在「牌位」方面，李氏認為陰廟供奉的對象，原則上都沒有神像或金身，只供奉牌位，甚至是石頭或枯骨罐；而在「分香」方面，也認為人們對陰廟的態度，仍懷有恐懼避諱之心，所以很少從陰廟分香回家，也少有分香另起廟宇崇拜者。<sup>62</sup> 但信眾透過無祀孤魂神像化之後，無祀孤魂進一步得到「神格化」（由鬼魂轉化成一般神祇）與「升格化」（由無祀孤魂升格為具有元帥、將軍等將領階級之神明），此類神祇就可以雕塑金身。神祇有了金身後，為了金身的替代性需求，就可雕塑分身，例如四草鎮海元帥；雖然廟方通常不將其他四位元帥視為（大）元帥分身，而是視為五尊輩份持平的兄弟。有了分身後，分靈、分香廟宇就會隨著信眾移民落腳至新地點。

「無祀孤魂轉化為神明」的另一信仰現象，就是分靈或分香廟宇的產生。呂理政曾指出，從「厲祠」朝向香火化，是臺灣民間信仰的重要特徵之一。<sup>63</sup> 分靈子廟每年於特定期間回祖廟（母廟）謁祖或進香，使廟宇朝向香火化，經歷了神格化與神像化的蛻變，「無祀祠」即可脫離「厲祠」陰廟形象，轉而變成地方庄廟、角頭廟，甚至是諸多分香、分靈子廟的祖廟。

由四草大眾廟鎮海元帥分身者，有稱鎮海（大）元帥、鎮海二元帥、鎮海三元帥、鎮海四元帥與鎮海伍元帥。其中，鎮海四元帥最為特殊，被信眾稱為「騰風元帥」，信仰廟宇除了七股鄉後港村的唐安宮外，尚有臺潭村的龍安宮與頂潭

<sup>61</sup> 戴文鋒，〈臺灣民間有應公信仰考實〉，頁 79。

<sup>62</sup> 李亦園，《宗教與神話論集》，頁 266-267。

<sup>63</sup> 呂理政，《傳統信仰與現代社會》（臺北：稻鄉出版社，2000），頁 15。

村永安宮，三宮採輪祀方式祭拜。由於後港西出外鄉親甚眾，因此分靈廟宇亦有多處，例如臺南市糖安宮、高雄市唐安宮、屏東市鎮山宮等。

唐安宮、龍安宮、永安宮等廟宇以王爺（池府千歲）為主祀神，正王府（七股十份村）也是以王爺（溫府千歲）為主祀神，但其同祀神或配祀神則稱為「某某元帥」、「某某大將（軍）」，如騰風元帥、鎮海元帥與雷府大將，所指本是無依孤魂的「大眾爺」。後來，信眾因「大眾爺」的靈驗，逐漸將大眾爺予以神像化、神格化，使其位階提昇為將領級的「大將」、「元帥」；「大眾爺」有了「大將」、「元帥」稱呼，才能依附於王爺的信仰體系中。王爺、大將（軍）、元帥三者，不僅在廟宇是一種民間信仰體系，在帝王朝代的官僚王府也是一種政治權力與位階的體系。例如戴潮春反清之時，就有王爺、大將（軍）、元帥的稱號。同治9年（1870）林豪《東瀛紀事》載：

按戴逆稱偽東王，事實有之。他惟戇虎戾偽稱千歲，亦未聞有偽王名號也。蓋諸賊中，惟戴逆粗諳文理，故有此偽稱；其他非不欲自崇其號，使之至大無兩也，然皆目不識丁，但概云大元帥、大將軍而已。<sup>64</sup>

即說明戴潮春反清事件中，只有戴潮春曾經自立「王」的名號，林晟雖然凶狠強悍，而且自稱「千歲」，但只有王爺之實，但卻未有「王」的「名號」。其他反清者多是目不識丁，只自稱大元帥、大將軍而已。大元帥、大將軍的權力與位階，是在王爺之下，所以在民間信仰的體系中，大眾爺必須提昇到元帥、大將（軍）的層次，並由無主孤魂的牌位神主晉昇為神尊雕像的神明，才能變成宮廟裡某王爺的同祀神或者是配祀神。

當然，所有的元帥、大將（軍）並非只能成為某王爺宮廟裡的同祀神之一或配祀神，也可以成為廟宇唯一的主祀神。如七股鄉中寮村的鎮海元帥廟主祀「鎮海元帥」、臺南運河望月橋旁的鎮海宮主祀「巡海元帥」、臺南鹽埕鎮海宮主祀「遊海元帥」，而安南區南路寮仔保鎮宮則主祀「保生大帝」與「鎮海二元帥」。這種主祀「鎮海元帥」、「巡海元帥」、「遊海元帥」的廟宇並不是王爺廟，而是由「無祀祠」轉化而成的典型。

<sup>64</sup> 林豪，《東瀛紀事》（文叢第8種，1957；1870年原刊），頁48。

如果無祀孤魂已稱某某元帥、大將（軍）卻未供奉神像，則仍處於無祀孤魂的信仰狀態。李亦園強調說：「有了俗稱『金身』的神像之後，一個神格低、多少帶有污染力的鬼魅，才有基本的立場與形象轉換為具有神聖性的神明。」<sup>65</sup> 可見金身化（神像化）——即牌位轉化成金身，是無祀孤魂轉化成一般神祇最為重要的指標。筆者田野經驗發現，一般民間所稱的有應公、萬善爺、大眾爺，這些無主孤魂信仰到了沿海地區，有些早已被當地居民予以神格化，由厲鬼轉變成神明。李豐楙曾以「自然／非自然」、「常／非常」的兩組對立性結構，析論漢人對於終極關懷所表現的死後世界，其中凡屬瘟神疫鬼，都是不安定的冤魂、怨魂所凝結的冤氣、不正之氣，是非自然終結、非正常處理；而世間客死之鬼，更是屬於「非自然」、「非常」的厲鬼，位置處在相對於仙界的鬼界。<sup>66</sup> 在這種「他界結構」的認知中，本文所謂無祀孤魂轉為神祇的過程，當是位處在「從非自然到自然」、「從非常至常」的轉化過程，因位處「自然」，自然得以如之依禮成神。然因係由厲鬼變成神明，所以神格也不能太高，故稱為「元帥」、「將軍」，而不稱為「千歲」（王爺）。至於「大眾爺」成「神」之後，何以被民間稱為「鎮海」元帥或「鎮山」元帥？「鎮」者，壓也、服也、安也，《國語》曰：「為贄幣瑞節以鎮之」，是以「鎮海」者乃鎮服海濤、海不揚波之謂。「大眾爺」成「神」之後，何以稱為「騰風」元帥？「騰」者，乘也、駕也、馭也，《楚辭》曰：「騰驢騾以馳逐」，是以「騰風」者乃馭風而行、風平浪靜之謂。可見臺南沿海漁村雖以王爺信仰為主，但臺南沿海漁村廟宇信仰的更大特色是「大眾爺」的神格化，轉化形成「王爺」信仰外的另類「元帥」信仰與「將軍」信仰。

<sup>65</sup> 李亦園，《宗教與神話論集》，頁 283。

<sup>66</sup> 李豐楙，〈行瘟與送瘟：道教與民眾瘟疫觀的交流和分歧〉，收於漢學研究中心編，《民間信仰與中國文化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該中心，1994），頁 380。

## 引用書目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藏，〈臺灣省屏東縣寺廟登記表〉，收於《臺灣省屏東縣寺廟調查書：七十二年》，編號 18037。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藏，琉球庄役場編，《琉球庄管內一覽》（1928 年、1937 年），編號 12008。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藏，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臺灣省屏東縣琉球鄉宗教調查書〉，收於《臺灣省宗教調查書：屏東縣（三）四十八年》，目錄編號 4，編號 50233-01。

《七股庄鄉土誌》（1927 年），手寫本。

《大同村鎮安宮沿革》，32 頁的小冊子。

正王府，〈正王府沿革志〉，書刻於正王府龍邊牆堵，1995 年。

永鎮宮，〈鹽田永鎮宮游水將軍廟〉，張貼於廟內虎邊牆堵盜磚上，未書年代。

玉敕鎮山宮重建委員會，〈玉敕鎮山宮重建碑記〉，書刻於宮內龍邊牆堵上，1986 年。

許獻平，〈後港西唐安宮沿革〉，書刻於宮內龍邊牆堵上，2000 年。

糖安宮，〈糖安宮沿革誌〉，書刻於宮內龍邊牆堵上，1989 年。

鎮海宮，〈鹽埕鎮海宮沿革誌〉，書刻於宮內龍邊牆堵上，1996 年。

「臺潭龍安宮」廟方網站，下載日期：2010 年 3 月 1 日，網址：[www.longan.org.tw/god7.php](http://www.longan.org.tw/god7.php)。

仇德哉

1983 《臺灣之寺廟與神明》，第 4 冊。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王必昌

1962 (1752) 《重修臺灣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13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王志宇

2003 〈臺灣的無祀孤魂新論：以竹山地區的祠廟為中心的探討〉，《逢甲人文社會學報》6: 183-210。

石萬壽

1981 〈臺南市宗教誌〉，《臺灣文獻》32(4): 3-56。

江家錦

1957 《臺南縣志稿》，卷二：人民志·宗教篇。臺南：臺南縣文獻委員會。

呂理政

1994 〈鬼的信仰及其相關儀式〉，《民俗曲藝》90: 147-191。

李亦園

2004 《宗教與神話論集》。臺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李茂德

2007 《小北鎮山城隍廟廟誌暨沿革》。臺南：小北鎮山城隍廟管委會。

李豐楙

1994 〈行瘟與送瘟：道教與民眾瘟疫觀的交流和分歧〉，收於漢學研究中心編，《民間信仰與中國文化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頁 373-422。臺北：漢學研究中心。

李豐楙、賴政育、葉亭妤

2000 《鬼府神宮：基隆市陰廟調查》。基隆：基隆市立文化中心。

周元文

1960(1718) 《重修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66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林 豪

1957(1870) 《東瀛紀事》，臺灣文獻叢刊第 8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林富士

1995 《孤魂與鬼雄的世界：北臺灣的厲鬼信仰》。臺北：縣立文化中心。

林澤田

1996 《海上明珠：琉球鄉志》。屏東：琉球鄉公所。

林衡道

1974 《臺灣寺廟大全》。臺北：青文出版社。

邱麗娟

1996 《續修臺南市志·卷二人民志·宗教篇》。臺南：臺南市政府。

相良吉哉（編）

1933 《臺南州祠廟名鑑》。臺南：臺灣日日新報社臺南支局。

許獻平

2000 《後港庄信仰記實》。臺南：鹽鄉文史工作室。

2004 《七股鄉有應公廟採訪誌錄》。臺南：鹽鄉文史工作室。

2007 〈臺南縣北門區有應公信仰研究〉。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連 橫

1964 《雅堂文集》，臺灣文獻叢刊第 208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陳文達

1961(1720) 《臺灣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03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黃典權等（編纂）

1998 《重修臺灣省通志·卷九人物志·人物傳篇》。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臺東縣後山文化工作協會

1996 《臺東縣寺廟專輯》。臺東：縣立文化中心。

臺灣寺廟編印委員會

1972 《臺灣寺廟（第一集）》。臺北：工商雜誌社。

臺灣觀光叢書編審委員會

1967 《臺灣寺廟名鑑》。臺北：漢興出版社。

增田福太郎（著）、黃有興（譯）

2001 《臺灣宗教論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盧若騰

1968 《島噫詩》，臺灣文獻叢刊第 245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戴文鋒

1996 〈臺灣民間有應公信仰考實〉，《臺灣風物》46(4): 53-109。

2005 〈臺灣媽祖「抱接砲彈」神蹟傳說試探〉，《南大學報》39(2): 41-66。

謝石城、陳清誥（合編）

1963 《臺灣省臺南縣市寺廟大觀》。高雄：興臺文化出版社。

謝金鑾

1962(1807) 《續修臺灣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40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梶原通好

1941 《臺灣農民生活考》。臺北：緒方武歲發行。

## Apotheosis of Neglected Spirits in Tainan

Wen-feng Tai

### ABSTRACT

The apotheosis of neglected and malevolent ghosts is becoming an increasingly common phenomenon in the folk religion of the Tainan area, especially along the coast. Numerous places of worship known as “Marshal Temple” and “General Temple” can be found there. In addition to the worship of various marshals and generals of unknown provenance, the main object of veneration is a deity named after some natural phenomena, such as mountains, sea, water, or wind. Deities related to mountains include Marshal Zhenshan and City God Zhenshan; those related to the sea include Marshal Zhenhai, General Zhenhai, Marshal Youhai, and City God Zhenhai; those connected with water include General Youshui and General Qingshui; and those connected with wind include Marshal Tengfeng.

Deities now known as *Yu-ying-kung* (有應公), the lonely ghosts that ask and you shall receive), Lord Wanshan, and Lord Dazhong used to be neglected ghosts but were transformed into deities by folk religion practitioners living along the Tainan coast. These deities were promoted from malicious ghosts of relatively low status; thus, they do not occupy very high positions in the local folk religion pantheon, and are given titles such as “marshal” or “general” rather than “his royal highness.” After being upgraded to the status of deity, Lord Dazhong began to be called Marshal Zhenhai, Marshal Tengfeng, or Marshal Zhenshan. Once a malicious ghost is promoted to the status of marshal or general, he gains the ability to control a particular natural phenomenon. For example, Marshal Tengfeng has the ability to pacify the wind and waves, and Marshal (General) Zhenhai has the ability to calm the ocean.

The appearance of an *kimsin* (金身, the statue of deity) is the most important indication of the apotheosis of a neglected ghost. Following apotheosis, a deity may undergo a process of multiplication whereby his duplicates take up residence in a number of branch temples. This process is related to the emigration of the deity’s followers, and at a set time every year the duplicates return to the mother temple to call on the ancestor

deity and make offerings. Once the apotheosis is complete, the deity's former shrine loses its function as a place for commemorating abandoned ghosts and is transformed into a local *zhuang miao* (庄廟), a *jiaotou miao* (角頭廟), or even a mother temple in its own right.

**Keywords:** Neglected Soul, Lord Dazhong, Marshal Zhenhai, Marshal Tengfeng

